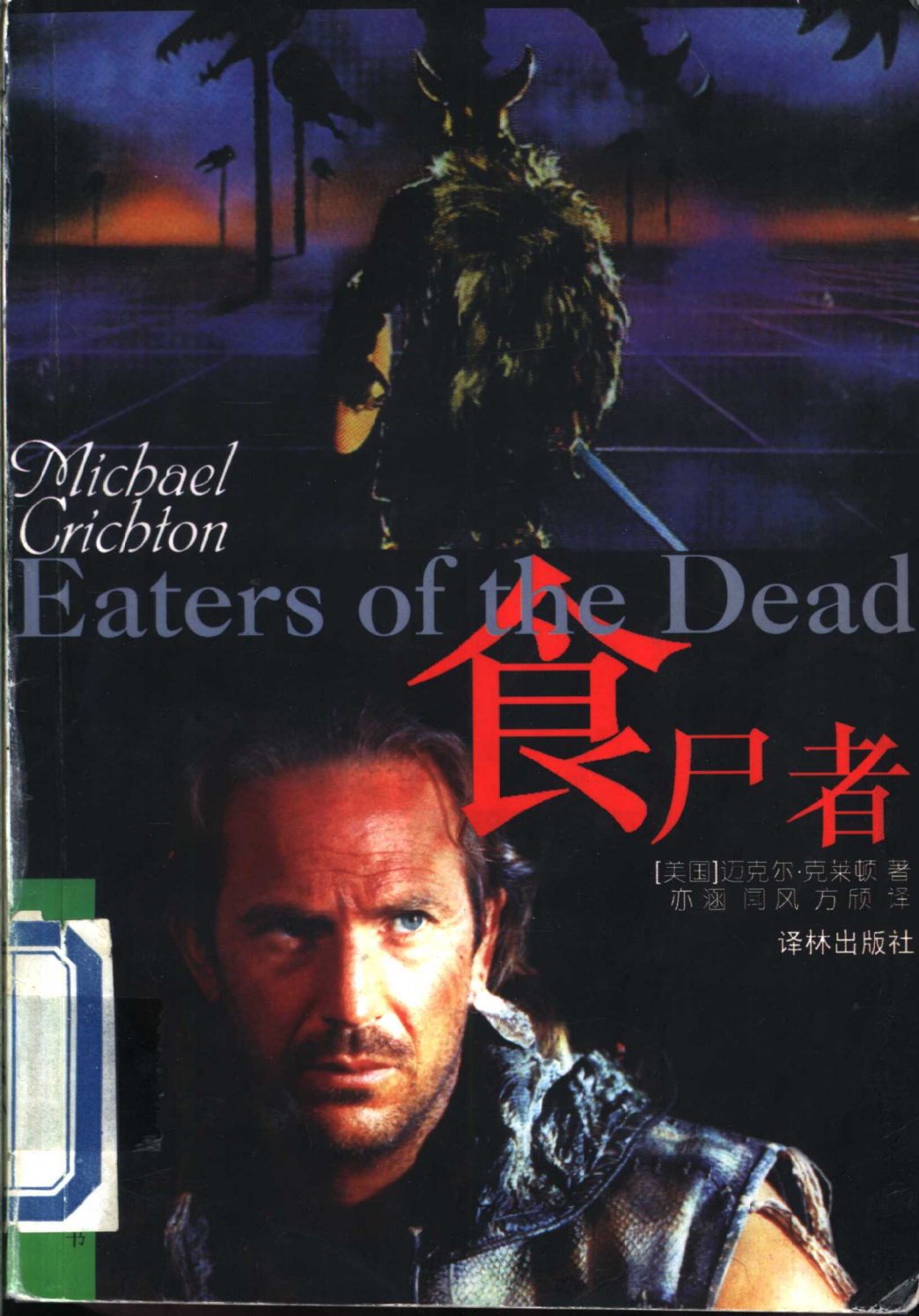




*Michael
Crichton*

Eaters of the Dead
食尸者

[美国]迈克尔·克莱顿 著
亦涵 闫风 方颀 译

译林出版社



食尸者

EATERS OF THE DEAD

[美国]迈克尔·克莱顿 著
亦涵 闻风 方颀 译



译林出版社

版 权 声 明

经作者和博达版权代理公司授权,本社享有本书中文简体字本专有出版权

- | | |
|-------|--|
| 丛 书 名 | 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
| 书 名 | 食尸者
<i>Eaters of the Dead</i> |
| 作 者 | [美国]迈克尔·克莱顿
<i>Michael Crichton</i> |
| 译 者 | 亦涵 闻风 方颀 |
| 责任编辑 | 史振宁 |
| 原文出版 | Ballantine Books, 1988 |
| 出版发行 | 译林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
| 经 销 | 江苏省新华书店 |
| 照 排 | 译林出版社照排 |
| 印 刷 | 南京京新印刷厂(地址:大桥北) |
| 开 本 | 850×1168 毫米 1/32 |
| 印 张 | 4.625 |
| 插 页 | 2 |
| 字 数 | 102 千 |
| 版 次 | 1998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 印 数 | 1—10000 册 |
| 书 号 | ISBN 7—80567—772—7/1·448 |
| 定 价 | 8.00 元 |

译林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从《食尸者》看克莱顿的小说创作

——代译序

亦 涵

迈克尔·克莱顿是深受人们喜爱的当代美国作家。他在畅销文坛上令人瞩目的成就,就像他那2.06米的身高一样使他卓越于群。从第一本以他本名发表的突破性精装小说《安德洛墨达品系》开始,克莱顿发表了一系列影响广泛的作品,从《终端人》、《刚果惊魂》、《侏罗纪公园》、《神秘之球》、《升起的太阳》、《大暴光》、《失落的世界》,直至最近的《机身》等,读者更是遍及世界各地。克莱顿独特的创作魅力使他本人成为了好莱坞钟情的作家之一,他几乎每部作品的生命都能通过影视形式得以延伸,甚至更加生机勃勃。在这一方面毋庸赘言,因为国内的读者、观众对他应该是非常熟悉的。

今年已56岁的克莱顿在真正拥抱他所钟爱的文学之前,走了一段长长的路。1960年的他在就读于哈佛时便立志成为一名作家,但由于那儿的英文系并非一名有抱负作家的天地,他于是转入了人类学系,并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业。在英国剑桥大学做了一年的研究员之后,他又回到哈佛,进了医学院。而就在这一期间,他开始了文学创作,以约翰·兰格为笔名发表了8部纸皮探险小说,以杰弗里·哈德逊为笔名发表了一部医学侦探小说,获得了埃德加奖。接着便是《安德洛墨达品系》。与此同时,他完成了萨克生物

研究院的一年博士后研究工作,但却终究因医学太缺乏想象而弃医从文。这些经历无疑令他的写作生涯获益匪浅,而熟悉他的读者不难发现,人类学、医学和生物学的知识为他的作品奠定了坚实的底蕴。而不论是个性使然,还是后天培养,克莱顿显然是一个兴趣极其广泛的人,尤其对社会和自然科学都有着浓厚的兴趣。这就使得他的作品具有了一种独特的魅力,为他的作品带来了无限的缤纷。

在克莱顿的一长串作品中,有一部小说更是十分独特,那就是《食尸者》。从题目看来,这似乎是一部充满血腥和荒诞意味的小说,然而,当你翻开书,一行一行地读下去,你的感受却全是另一种样子,而“血腥”和“荒诞”已不再是你所想到的形容词。

小说是以一部古代手稿这一独特的形式写成的。我们知道,在动手写作每一部作品之前,克莱顿都要就有关材料作大量的阅读和研究工作。这一点在《食尸者》中亦一目了然。这部手稿中加入了大量的人类学、历史学、语言学、地理学等方面的注释,还不时出现编撰者的批注。此外,克莱顿还不厌其详地在手稿前附上了“手稿起源”、“北欧海盗”、“关于作者”等一系列说明。它们首先是有效地加强了作品的真实性,读者从一开始就仿佛离开了小说的虚幻世界,进入了考古文献的严谨氛围。此外,它们还为读者提供了广泛的知识背景。克莱顿的作品一向以涉猎领域广泛——社会学、人类学、医学、物理学、生物学、天文学、经济学、电脑科技等等不胜枚举——著称,而知识信息的丰富、细致与精确恰恰构成了他作品的主要特色之一。当然,在他巧妙的演绎之下,这些知识信息都不再只是枯燥乏味的,它们与精彩纷呈、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相融相合,变成了妙趣无穷、令人迫不及待想接受的东西。要做到这一点,没有超乎寻常的想象力也是枉然。

其实,克莱顿作品最先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恐怕正应该是他那似乎无穷无尽的想象源泉。从通过在大脑中植入电极实行为控制,到海底的一只外太空神秘之球给人性的善恶出了一道考题,再到古老基因的链接再造了一个恐龙世界,等等等等。每一次,他都有一个全新的故事告诉你,没有雷同的角度、雷同的结构。在《食尸者》中,我们又一次惊叹于克莱顿那神奇的想象世界:一位公元10世纪时的阿拉伯使节、旅行家,以他那冷静客观的记叙风格,为我们细致入微地展现了当时北欧人的生活风情画及历险经历。众所周知,想象只有根植于真实的土壤,才能够真正达到动人的效果。《食尸者》虽是一部近于神话传奇的故事,然而,克莱顿用他那融虚于实、虚虚实实的独特写作手法成功地把握好了想象的尺度,令读者倘佯在真实与虚幻间而不自觉。

《食尸者》的世界与克莱顿笔下的其他世界有着显著的不同。我们一般称克莱顿的小说为高科技惊险小说,而在此处,除了“惊险”二字,高科技却是无处可寻。这里,克莱顿向我们展示了他兴趣的另一个方面,那就是人与自然本身。抛开了现代社会中人类创造的各种奇迹,人类与自然都以其最本质、最朴素的原始形象出现,凭着原始的力量历经各种艰险。这种回归对于今天的人们不啻为一种可贵的反思,原始的智慧有着其自然的美与撼人的启迪。

在写作风格方面,《食尸者》一书亦有着鲜明的特色。克莱顿在创作中追求的显然是最大限度的真实,因而全书都忠实于一份外交报告的风格,从语言到情节无一例外。克莱顿在书中没有采用色彩绚丽、感情强烈的词句,同时也克制了渲染性的描写。尽管如此,我们知道,真实而质朴的语言往往留有极大的想象空间,如漂浮的冰山一样,蕴藏着丰富的内涵,一旦细加体会,更为感人。当然,有一点必须承认,正如克莱顿的其他作品,由于他在创作中

所感兴趣的是真实的过程、激动人心的悬念,及他通过这些想告诉读者的东西,因而笔下的人物似乎只是为了他那些知识细节、议论见解的表达而存在,以致缺乏一定的深度和饱满度。然而,正如艺术的形式是多样的,小说的类型也不应只是一个模式。克莱顿的创作侧重在另一种角度,读他的书,你获得的是一种独特的感受。而克莱顿本人就像是一种媒介物,将纯理论的科学知识带入了大众娱乐的范畴。在这一意义上,克莱顿的作品是不可忽视、意味深远的,而他那独一无二的风格亦正是他的魅力所在。

无论如何,读者应该是一位畅销书作家最好的评判者,也许我们要做的只是,抛开品头论足,全身心地《食尸者》中再一次体会一位不可多得的作家独具魅力的创作。

食尸者

伊本·法德兰的手稿,关于他与北方
人在公元 922 年的经历

献给威廉·豪威尔斯

当夜晚还未来临时,别去赞美白天;当女人还未焚身殉葬时,
别去赞美女;当刀剑还未经受考验时,别去赞美刀剑;当少女还
未出嫁时,别去赞美少女;当冰层还未被跨越时,别去赞美冰层;当
啤酒还未被品尝时,别去赞美啤酒。

——维金谚语

邪恶存在于过去。

——阿拉伯谚语

序 言

伊本·法德兰的手稿记录了已知最早的目击者关于北欧海盗生活及社会的描述。它是一部杰出的文稿,生动而详细地描写了一千多年前发生的事件。当然,这份手稿在那样大的时间跨度中并未能完整无缺地保留下来。它自己也有一段独特的历史,并且不比其内容逊色。

手 稿 起 源

公元 921 年 6 月,巴格达的哈里发派自己宫廷里的一个人,阿迈德·伊本·法德兰,作为大使去保加利亚的国王那儿。伊本·法德兰途中历时三年,从没真正完成他的使命,因为他在路上遇到了一伙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与他们一起经历了许多次冒险。

当伊本·法德兰终于回到了巴格达后,他以一份提交宫廷的官方报告的形式记录了他的经历。那份原稿早已丢失,我们必须依靠保存在较晚时期的资料中的部分片断才能将其复原。

这其中最著名的是一部由雅库特·伊本-阿布达拉在 13 世纪的某个时候写成的阿拉伯地理词典。雅库特收有十几个从伊本·法德兰的报告中逐字逐句照抄下来的段落,当时这些段落也已有

300 年的历史了。人们很可能推断雅库特是从一份原稿上抄录的,然而,这不多的几个段落也已被后来的学者们没完没了地翻译、再翻译过了。

另一部分片断于 1817 年在俄国被发现,并在德国由圣彼得堡学院于 1823 年出版。这份材料包括早先于 1814 年由 J. L. 拉斯穆森出版的某些段落。拉斯穆森是从他在哥本哈根找到的一份手稿中得到那些材料的,但自那以后手稿已失,而且起源令人怀疑。在这一时期还曾有过瑞典语、法语和英语的译本,但它们众所周知都是不准确的,而且显然不包括任何新的材料。

1878 年,两份新的手稿在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约翰·埃默森爵士的私人古物收藏品中发现。约翰爵士显然是那些贪婪的收藏家之一,其对获取本身的热情超出了对获取的单个物品的兴趣。这些手稿于他死后被发现,没人知道他是在哪里或何时得到它们的。

手稿之一是一份阿迈德·图西所著的地志,确实可靠地标明时期为公元 1047 年。这使图西的手稿在年代上比任何其他资料都更接近于据推断写于公元 924 至 926 年的伊本·法德兰的原件。但是学者们把图西手稿看做是所有资料中最不可信的;其文字中满是明显的错误以及内容的自相矛盾,而且虽然它长篇引用了一位造访过北方国度的“伊本·法奇”的话,许多权威人士都对是否认可这份材料迟疑不决。

第二份手稿是阿明·拉兹所著,大约成稿于公元 1585 年至 1595 年之间。它以拉丁文写成,而且据其作者称,是直接 from 伊本·法德兰的阿拉伯文稿翻译过来的。拉兹手稿包含一些关于奥古斯突厥人的材料和几个有关与迷雾怪物战斗的段落,在其他资料中则均未发现。

1934年,用中世纪拉丁文写成的最后一份文稿在希腊东北靠近萨洛尼加的扎埃摩斯修道院被发现。扎埃摩斯手稿包含了对伊本·法德兰与哈里发的关系以及他在北国的人们中的经历的进一步解说。扎埃摩斯手稿的作者和所属年代都无法确定。

对照在一千多年间以阿拉伯文、拉丁文、德文、法文、丹麦文、瑞典文和英文形式出现的这许多版本和译文的工作是一项艰巨的宏大事业。只有一个学识渊博、精力充沛的人才会去尝试,而在1951年这样的一个人确实做了这工作。柏·福劳斯-杜拉斯,挪威奥斯陆大学比较文学荣誉教授,将所有已知的资料搜集在一起,并开始了大量的翻译工作,直至他于1957年去世。他的部分新译文出版在《1959—1960 奥斯陆国家博物馆公报》中,但它们没有引起太多的学者的兴趣,也许因为这份刊物的发行量有限。

福劳斯-杜拉斯的译文完全是不加夸张的原意;在他自己给这份资料写的序言中,福劳斯-杜拉斯说道:“华丽的译文都不准确是语言的天性,而准确的译文不需任何帮助就可自现其美。”

在准备这部福劳斯-杜拉斯译文完整的注释本的过程中,我几乎没做多少改动。我删除了一些重复的段落;这些都在文中注明了。我改变了段落的结构,按照现代惯例,每一句直接引语都另起新的一段。我省略了阿拉伯人名中的发音符号。最后,我偶尔改动了原句法,通常通过变换从句,使其含意更明白易懂。

北 欧 海 盗

伊本·法德兰的北欧海盗形象与传统欧洲观念对这些人的看法有显著的不同。最早对于北欧海盗的欧洲描述是由僧侣记录的;他们是当时唯一会写字的观察者,怀着特别的恐惧看待这些没

有宗教信仰的北欧人。下面是一个典型的夸张段落,由 D. M. 威尔逊引自一位 12 世纪的爱尔兰作者:

总之,纵使一个脖子上有 100 颗坚硬的钢铁脑袋,每颗脑袋里有 100 条锐利、敏捷、沉着、永不生锈的黄铜舌头,每一条舌头都有 100 种喋喋不休、响亮不息的声音,它们也无法描述或记叙,列举或讲述所有的爱尔兰人,不论男人或女人、俗人或教士、老年人或年轻人、高贵者或低贱者,每家每户在那些勇猛的、愤怒的、纯粹异教的人手里所共同经受的苦难、伤害和压迫。

现在,学者们认识到这种关于北欧海盗袭击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描写被大大地夸张了。但是欧洲的作家们仍倾向于将斯堪的纳维亚人斥为血腥的野蛮人,与西方文化思想的主流毫不相干。通常这是以某一种逻辑为代价的。例如,戴维·塔博特·赖斯写道:

从 8 世纪至 11 世纪,北欧海盗的角色实际上可能比西欧任何其他单一的少数民族更具影响力……如此说来,北欧海盗是伟大的旅行家,他们完成了杰出的航海功绩;他们的城市是繁荣的商业中心;他们的艺术具有独创性、创造力及影响力;他们以优秀的文学和发达的文化自豪。但那真是一种文明吗?我想,有一点必须得到承认,即它不是……因为作为文明标志的人文主义特色无处可寻。

同样的态度在克拉克勋爵的看法中得到了反映:

在考虑到世界伟大著作中的冰岛英雄传奇时,人们必须承认那些斯堪的纳维亚人创造了一种文化。但它是文明吗?文明意味着超越于精力、意志和创造力的某种东西:某种早期斯堪的纳维亚人所没有的东西。但是即使在他们那个时期,它也已经开始在西欧再现。我该如何定义它呢?嗯,简短地说,是一种永久感。流浪者和入侵者处于一种持续的动荡状态中。他们感觉不到向前看这样一种需要,看到比下一个三月、下一次航行或下一场战役更远的东西。正是出于这一原因,他们没有想到建造石头房子,或撰写书籍。

越是仔细地研究这些观点,它们就越显得不合逻辑。事实上,人们该感到奇怪,为什么受过高等教育、拥有高度智慧的欧洲学者能感到如此自在地仅用一个点头示意就打发掉北欧海盗?为什么执著于北欧海盗是否有过“文明”这一语义学问题?只有当人们认识到一种起源于欧洲史前时期传统观点的、长期存在的欧洲偏见,这种状况才能得以解释。

每一个西方学童都被尽职地教导道,近东是“文明的摇篮”,最早的文明出现在埃及和美索布达米亚,由尼罗河及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河谷所滋养。从这里,文明被传播至克里特和希腊,然后到罗马,并最终到达野蛮人的北部欧洲。

这些野蛮人在等待文明到来的时候在做些什么?无人知晓。这个问题亦很少被提及。人们强调的是传播过程,已故的戈登·恰尔德将其总结为“东方文明对欧洲野蛮状态的启迪”。现代学者和在他们之前的罗马及希腊学者们一样持这一观点。乔弗里·比毕

说：“北部和东部欧洲的历史是从西部和南部的观点去看的，带有那些自认为是文明人在看待他们认为的野蛮人时所带的全部偏见。”

从这一立场来看，斯堪的纳维亚人显然是离文明之源最遥远的，而且从逻辑上说应是最后获得文明的人；那么因此，他们被恰当地认为是最后的野蛮人，对欧洲其他正试图吸取东方智慧与文明的地区来说，他们是一根令人烦恼不已的荆棘刺。

问题在于，关于欧洲史前史的传统观点在过去的 15 年中大部分被摧毁了。准确的碳-14 年代测定技术的发展使旧的年代学成了一团糟，而正是旧的年代学支持了关于文化传播的旧观念。现在显得无可争辩的是，欧洲人在埃及人建造金字塔之前正在树立起巨石制的坟墓，巨石阵^①比迈锡尼^②的希腊文明更古老；欧洲的冶金术也许远早于希腊和特洛伊^③金属制造技术的发展。

这些发现的意义还没有被区分整理出来，但是现在当然不可能再把史前的欧洲人看作野蛮人，无所事事地等待着东方文明的赐福。相反地，欧洲人似乎已经有了可观的组织才干，可以加工巨大的石块，而且他们似乎还有了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天文学知识，来制造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台——巨石阵。

因此，文明的东方的欧洲偏见必须受到怀疑，而且对“欧洲野蛮状态”的观念真应该有一个新的看法。在这种考虑之下，那些野蛮的残余，北欧的海盗们，便有了新的的重要性，而我们可以重新检视我们对于 10 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所已知的一切。

① 英国南部索尔兹伯里附近的一处史前巨石建筑遗址。——译注（以下未注明者为原书作者所注）

② 希腊南部古城。——译注

③ 小亚细亚西北部古城 ——译注

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北欧海盗”从不是一个清晰统一的群体。欧洲人看到的是零散的、单个结伙的航海者,来自一个广阔的地理区域——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大于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国三国的总面积——为了商业利益,或海上掠夺,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从他们各自的封建国家出航;北欧海盗与他人并无多少区别,那是从希腊到伊丽莎白一世女王时代的许多航海者所共有的一种行为趋势。

实际上,对于一个缺乏文明,“感觉不到向前看……下一场战役更远的东西”的民族来说,北欧海盗表现出了异常持久的、有目的的行为。作为贸易范围广泛的证据,阿拉伯货币早在公元629年就出现在斯堪的纳维亚。在那之后的400年中,北欧商人-海盗的扩张远及西方的纽芬兰、南方的西西里和希腊(在那儿,他们在得洛斯^①的狮子上留下了雕刻),东方远及俄罗斯的乌拉尔山,在那儿,他们的商人与来自通往中国的丝绸之路的商队有联系。北欧海盗不是建立帝国的人,而且流行的说法是,他们在这一广大区域上的影响是短暂的。但是这影响的持久性足以使英格兰的许多地方因此得名,而至于俄罗斯,他们则将国名赋予了这一国家。俄罗斯(Russia)一词源自斯堪的纳维亚的拉斯(Rus)部落。说到他们异教徒的精力、不屈不挠的活力及价值系统的更微妙的影响,伊本·法德兰的手稿向我们展示了有多少斯堪的纳维亚典型的看法保持到了今天。确实,北欧海盗的生活方式中是有些东西与现代的情调有着惊人的相似,而且有些东西有着深远的感染力。

^① 位于爱琴海中的一希腊岛屿,据传为月神和狩猎女神阿尔忒弥斯及太阳神阿波罗的诞生地。——译注